



# 西方哲学通论

## 上卷 西方哲学史

XIFANG ZHIXUE TONGLUN —XIFANG ZHIXUESHI

张传开 辛景亮 主编  
邹 林 杨善解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教材建设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资金资助项目

# 西方哲学通论

上卷 西方哲学史

张传开 辛景亮 主编  
邹林 杨善解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哲学通论(上下)/张传开等主编.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8

ISBN 7-81052-652-9

I.西... II.张... III.哲学—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987 号

## 西方哲学通论(上下)

张传开 辛景亮 主编  
邹林 杨善解

---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38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开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徐建 鲍家全	印张	33.625
封面设计	张 犇	字数	905 千
		版次	2003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

ISBN 7-81052-652-9/B·24

总定价 39.5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前 言

为适应高等师范院校政教本科专业的教学需要,根据政教本科专业的特点,从便于教和学的宗旨出发,我们编写了这本《西方哲学通论》。参加编写的院校有:安徽师范大学、淮北煤炭师范学院、阜阳师范学院、安庆师范学院、淮南师范学院、皖西学院和芜湖师范专科学校等七所院校。

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各章执笔的是:

导 论:张传开;

第一章:杨善解;

第二章、第三章:王习胜;

第四章:余在海;

第五章:吴先伍;

第六章:周甄武(第一、二、三节)、杨善解(第四、五节);

第七章:郑小凤;

第八章:戴兆国;

第九章:杨善解(第一、四节)、舒江华(第二节)、张传开(第三节)。

下卷各章执笔的是:

第一章、第二章:张锡海、邹林;

第三章、第六章、第十九章:余在海;

第四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八章:陈宝;

第五章、第十一章、第十四章:吴顺安;

第七章、第十章:杨善解;

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曹润生;

第十五章:张道全;

第十六章：周甄武；

第十七章：张卫明；

第二十章：辛景亮；

第二十一章：彭启福。

全书最后由张传开、辛景亮、邹林、杨善解统稿定稿。

此外，牛菲、宫维明、谈志等协助主编校对了部分书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安徽师范大学教务处和经济法政学院、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科技处、阜阳师范学院政法系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学界的有关论著和教材，在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上参编人员较多，各自文风不尽相同，因此，书中肯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编者

2003.4

# 目 次

前 言	1
导 论	1
<b>第一章 早期希腊哲学</b>	<b>45</b>
第一节 伊奥尼亚哲学	46
第二节 南意大利哲学	58
第三节 元素派和原子论哲学	70
<b>第二章 繁荣时期的希腊哲学</b>	<b>83</b>
第一节 智者派	83
第二节 苏格拉底	88
第三节 柏拉图	94
第四节 亚里士多德	113
<b>第三章 晚期希腊和罗马帝国哲学</b>	<b>130</b>
第一节 晚期希腊哲学	130
第二节 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	143
第三节 基督教哲学	152
<b>第四章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b>	<b>170</b>
第一节 黑暗时代的哲学	171
第二节 早期的经院哲学	180
第三节 经院哲学的繁荣	193
第四节 经院哲学的衰落	207
<b>第五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b>	<b>224</b>
第一节 人文主义思潮	225

第二节	自然哲学思潮	237
<b>第六章</b>	<b>英国经验论哲学</b>	<b>251</b>
第一节	培根	252
第二节	霍布斯	264
第三节	洛克	274
第四节	贝克莱	286
第五节	休谟	297
<b>第七章</b>	<b>大陆唯理论哲学</b>	<b>308</b>
第一节	笛卡尔	308
第二节	斯宾诺莎	321
第三节	莱布尼茨	333
<b>第八章</b>	<b>法国启蒙哲学</b>	<b>346</b>
第一节	启蒙思想家	347
第二节	百科全书派	367
<b>第九章</b>	<b>德国古典哲学</b>	<b>397</b>
第一节	康德	399
第二节	费希特和谢林	439
第三节	黑格尔	460
第四节	费尔巴哈	506

# 导 论

西方哲学是人类知识宝库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它凝结着人类的智慧,又不断地给人以智慧。所以,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人们学习和研究的重要领域。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当今时代,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无疑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哲学和哲学史

哲学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体系,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哲学史则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体系的发展史,或者说,哲学史就是哲学自身的发展史。因此,要科学地把握和了解哲学史及其发展规律,就必须准确地把握哲学自身,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上各个时期产生的哲学派别、人物、理论和观点,以及产生这些哲学派别、人物、理论和观点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背景,科学地探索各种哲学形态、理论和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中寻求其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活动中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各门具体科学只研究人与世界关系的某一方面或侧面,而哲学则是从总体上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不仅就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sup>①</sup>。哲学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是以人们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现实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为中介的。所以,哲学对人和世界关系的总体性把握,只能通过对自己时代的现实的认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及其所创造的成果的总结和概括,特别是通过对自己时代的具体科学的总结和概括来实现的。作为人类理论思维最高形式的哲学,在整个人类认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中,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这就是从整体上和运动中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整体结构、普遍形式和一般内容,其中包括这种关系的建构前提、基础和实现形式、展开领域,等等。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最本质的方面,则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因此,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哲学史也就是这一基本问题的生成史。

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谁是本原、第一性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世界的本原是存在、物质,还是思维、精神,由于回答的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的哲学派别。唯物主义主张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存在;唯心主义则相反,主张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思维。当然,哲学史上也有些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中间派”的立场,这就是二元论哲学。恩格斯把对思维和存在何者是本原、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的回答,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哲学派别的惟一标准。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sup>①</sup> 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所涉及的是世界是否可知、人的思维能不能正确反映现实的问题,属于哲学认识论的问题。哲学史上,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但是,也“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可能性”。“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sup>①</sup>他们在认识论上属于不可知论者或怀疑论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哲学基本问题,不能把哲学基本问题归结为其中的某一方面。尽管第一个方面是更基本的问题。

在哲学史上,哲学基本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今天的形态存在的,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属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考虑这种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sup>②</sup>由此可见,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尽管这个问题“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它“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之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sup>③</sup>

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曾说过:“我把哲学家们论述人的心灵的体系归结为两类:第一类,也是最古老的一类,是唯物论的体系;第二类是唯灵论的体系。”<sup>④</sup>如果说,拉美特利的表述尚不明确,术语尚不规范的话,那么,黑格尔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就已经相当明确了。他说:“[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sup>⑤</sup>并且说:“只有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才是哲学的起点。”<sup>⑥</sup>但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就是存在,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宾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3~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⑤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文版,第3卷,2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⑥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文版,第3卷,2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词”。<sup>①</sup> 因为黑格尔是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针对黑格尔的观点明确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sup>②</sup> 但是,由于人本学的局限性,费尔巴哈也未能准确地表述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正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哲学史,特别是近代哲学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完整、准确地表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sup>③</sup>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科学地阐明并揭示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核心内容,这在哲学史上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为,恩格斯所总结和概括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界限,是我们研究、理解和把握哲学史的科学方法论。

但是,哲学研究的内容是丰富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不同时代的哲学其主题也不尽相同,因而哲学史上出现的哲学形态是多样、复杂的,我们不能把全部哲学发展的问题都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问题;也不能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术语绝对化,或把它们含义片面地夸大,或在别的意义上使用它们;更不能把唯物唯心的术语作简单的机械套用。事实上,哲学史上往往有的哲学家就不能简单地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来定性,特别是一些早期哲学,有的就很难断定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流派,以及某些流派中的某些理论和观点,也不能用简单的贴标签的方法断定它是唯物主义或是唯心主义的。如果给以简单定性,就有可能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也不利于探索哲学史

---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哲学发展史上,不仅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分野,而且还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sup>①</sup>的斗争。这是由于历史上不同的哲学在回答关于世界、人的精神、认识是否发展、怎样发展以及发展的动力、源泉等问题时出现的分歧,也是在回答人在自身同世界的关系中是能动的还是被动的问题时出现的分歧。辩证法是以矛盾为基础的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学说,形而上学则以孤立、片面、静止的观点看待一切。在哲学史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总是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贯穿于哲学发展的全过程。它受哲学基本问题的制约,但它反过来也能影响一个哲学家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哲学史表明,辩证法既存在于唯物主义体系中,也存在于唯心主义体系中;形而上学既存在于唯心主义体系中,也存在于唯物主义体系中。因此,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既要正确地地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也要划清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界限,这样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哲学图景中,准确地把握各种哲学学说。

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或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当然,一般意义上说,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正确的东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错误的东西。但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都是具体地包含在某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中,而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哲学家的思想中,并非一切都是正确的,其中也可能包含有错误的东西;或者并非一切都是错误的,其中也可能包含有合理的,甚至是正确的东西。古代哲学、近代哲学是这样,现代哲学也是这样。哲学史上往往出现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纠缠不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就唯心主义来说,列宁曾称它为“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

---

<sup>①</sup> 这里的“形而上学”不是指本义,而是指转义,即与辩证法相对立的范畴,始自黑格尔。

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sup>①</sup>。因此,把唯心主义完全当做消极因素予以一概否定是不对的,它毕竟是哲学发展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形而上学也是这样,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它也是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对人类认识的发展还曾经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地分析哲学史上的每一个哲学家和每一种哲学学说,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放在具体的哲学语境中去把握。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两千多年来存在着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以,哪怕要返回到不言而喻的东西上去,也要比初看起来困难些。因为问题决不是要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把那些在错误的、但对于那个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内获得的成果,从这种暂时的形式中剥取出来。”<sup>②</sup>

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它总是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在阶级社会中,哲学斗争又或多或少地是社会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在哲学史的研究中,不能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各种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根源。列宁指出,要弄清楚包括哲学和宗教等等异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就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sup>③</sup>。但是,哲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是一个远离经济基础,“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域”<sup>④</sup>,它与经济基础和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关系,在历史的发展中往往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既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基础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06~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 《列宁选集》,第4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的直接反映,也不能把它看做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直接体现。尽管历史上常常有新兴进步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反动没落阶级和统治阶级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表达自己的要求,但也有反过来的情况。因此,在分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阶级实质时,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绝对不能作简单化的处理。如果把历史上提出的任何哲学原理和命题都同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简单地、直接地挂起钩来,就会造成混乱,就不能真实地揭示哲学发展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倾向不仅要受到当时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他所接受的传统观念和当时科学文化的影响。除此之外,“人的认识不是直线”<sup>①</sup>,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过程。在复杂的认识过程中,人们就有可能把其中的某一方面、某一个环节加以片面化、绝对化。这就有可能陷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

由此可见,哲学既不单纯是经济基础的产物,也不单纯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产物。一定时代的哲学,是一定时代人类文化的结晶,是由该时代的政治、科学、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等因素组成的文化共同体的产物。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sup>②</sup> 这就是说,尽管哲学按其本质来说是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产物,但在思想材料上,它却是从历史提供的思想材料出发的。正是思想材料上的这种连续性和影响的关系,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哲学发展的继承性。哲学史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在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嬗变和更迭中相继产生的哲学思想、思潮和哲学派别的内在联系,既要揭示特定的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03~7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哲学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它的历史地位,又要揭示它被新的哲学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所超越的历史必然性,从哲学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上把握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性。

一般来说,在历史上先前产生的哲学总是相对贫乏的哲学,而愈是往后产生的哲学其内容相对地也就愈丰富。而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学问,其内容又往往是通过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展现出来的。哲学的概念和范畴既是人类理论思维的结晶,是人类认识历史长河中的积淀物,又是哲学家们用于说明问题的工具,是哲学体系、学说的关节点,它们体现着哲学家们的认识水平。概念、范畴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被揭示和把握,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人类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所以,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逻辑和历史统一的原则,探讨各个哲学范畴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其内涵和外延是怎样被揭示和阐明的,从而揭示出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这些范畴自身发展的逻辑顺序是怎样一致的,并从中总结出人类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以昭示后人。

既然哲学史研究所面对的是以往的历史资料,那就应该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忠实于哲学家所遗留下来的著作和资料,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对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的哲学家,都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既不要把前人没有的思想强加于他们身上,也不能作出偏颇和苛求于前人的评论。应在详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力图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恰如其分地评论每一个哲学人物、理论、学说和体系。决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或根据某些只言片语对历史上的某个人物、理论和观点作出评价,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史上的某些论述,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这些现成的结论上,更不能把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到处乱套,甚至是曲解,而应根据哲学史料作出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当然,哲学史研究也应该开拓创

新,而不应该因循守旧。我们应该不断地通过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更新,开拓新的领域,探索新的课题,挖掘更多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并把它吸取过来,为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事业提供更多的启示和借鉴。

## 二、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

从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古希腊哲学至今,西方哲学已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其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哲学形态,其内容之丰富、派别之繁多,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大致说来,西方哲学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古希腊罗马哲学是指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的希腊哲学及继后的罗马哲学。西方哲学就是从它开始了第一个发展时期。古希腊哲学既是西方哲学的开端,也是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明的摇篮,它对以后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sup>①</sup>古希腊哲学是从神话传统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它打上了宗教神话的烙印。但是,最初的哲学家与宗教家不同,他们很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并集中于对宇宙本原的探讨。最早的米利都学派是这样,以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爱利亚学派和原子论者也是如此。所以,他们被后人称为自然哲学家。

古希腊哲学由研究自然转向研究人,是从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派开始的。苏格拉底也是集中研究人的哲学家。这种转向,为古希腊哲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和发展。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在总结以前各派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理念”在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在个别事物之外,从本体论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上割裂了思维与存在、普遍与个别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理念是不能离开感官事物而存在,普遍是不能离开个别而存在的,因此,亚里士多德要在理念和感官事物、普遍与个别之间建立起联系,并认为这种联系的关键就是有目的的发展,发展是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古希腊早期哲学中的一与多的辩证关系给系统化了。但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纯形式”和“纯质料”的思想,又使他陷入了形而上学。

在亚里士多德死后的大约 800 年间,希腊文化逐渐与罗马文化结合,纯粹的希腊哲学渐成过去。在这期间,除伊壁鸠鲁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之外,斯多亚学派和以皮浪为代表的怀疑论,都集中于伦理问题的讨论,而在关于伦理问题的争论中,又出现了西塞罗的折衷主义。大约从公元前 100 年起,罗马哲学开始转向了对宗教的研究。如果说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多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哲学的话,那么,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则是一种十足的宗教哲学。当然,这个时期出现的卢克莱修却是个例外,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唯物主义。

随着希腊文化的没落和基督教的产生,教父哲学就逐渐代替了古希腊罗马哲学,西方哲学的发展也就进入了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哲学是指西欧 5 世纪到 15 世纪初的基督教哲学,主要是指形成于 11 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世纪哲学主要是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同基督教合流的产物,其发展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5 世纪至 11 世纪初是中世纪哲学的早期,其代表人物有波爱修和爱留根纳。波爱修是连接古代与中世纪哲学的桥梁,他重视多样的个别事物的真实性,是中世纪唯名论的先驱。爱留根纳主张“否定的神学”,与正统的基督教神学相左,认为统一的普遍的整体是最真实的,反之,愈是多样性的东西则愈不全面因而也愈不真实。但他认为多样性和最高统一体“上帝”之间有桥梁可通,这就是“理念”。爱留根纳的这种思想是中世纪实在论的先驱。